

【理论探讨】

喻嘉言“治伤寒当以救阴为主”理论探析*

江昀峰, 金 钊[△]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611137)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喻嘉言治疗伤寒当以存阴为重的学术思想, 提出喻氏之“阴”当为包含津液、精血、血肉形质三层次的“阴分”概念, 认为其救阴思想并非局限于使用清热、养阴之剂或者汗吐下等攻伐之法, 而是从理论的层面提出了“热邪炽盛, 速逐热邪以救阴”“攻伐之术, 审慎行之以存阴”“痰饮内停, 化痰涤饮以存阴”以及“阴阳两伤之际, 存阳勿伤阴”等认知观。喻嘉言此论的基础是阴分乃阳气之宅, 阴分在人体生命过程中具有物质基础之地位以及阴阳之间互根互用的关系。

关键词: 伤寒; 救阴; 阴分; 喻嘉言

中图分类号: R2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2)09-1402-03

DOI: 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2.09.005

喻昌, 字嘉言, 号西昌老人, 明末清初著名医家, 与张璐、吴谦并称“清初三大名医”, 著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等。目前学术界对喻嘉言研究往往集中于其“伤寒三纲论”“秋燥论”“胸中大气论”“逆流挽舟论”等学术思想。笔者在阅读其著作过程中发现, 喻嘉言对伤寒治疗中的救阴思想具有一定见解, 认为“治伤寒当以救阴为主”, 然相应内容散在于其著作中, 且当代尚未有系统阐述。故今梳理其著作, 结合前人研究, 总结其“伤寒救阴”学术思想, 以冀传承、发扬前贤光华。

1 喻嘉言重视“救阴”思想源流

笔者认为, 喻嘉言“治伤寒当以救阴为主”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1.1 当时出现的温病病机特点

从时代背景而言, 喻嘉言生活于明末清初, 对温热类外感病的研究逐渐兴起并兴盛于此时期。病因的不同使得整个疾病的传变规律、病机特点等亦不同。温病为感受温邪所引起的发热性疾病, 其典型特征在于化热伤阴之象偏重。因此在对温病的治疗中, 顾护阴液便成为重中之重, 所谓“留得一分津液, 便有一分生机”。喻嘉言在对这类疾病的研究中认识到, 发热对于人身的损伤重在阴分, 而顾护阴液即为发热性疾病的重要治疗原则之一。随着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 他对阴分的认识与关注已不限于温病的治疗, 而成为其临床考虑的重要因素。伤寒传变可为寒邪化热传经, 发热亦为伤寒发生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故伤寒治疗中亦需要重视固护阴液。如《医门法律·附申治伤寒不可犯六经之禁》云:“足阳明胃经禁发汗、禁利小便, 犯之则重损津液, 脉必代结。”^{[1]44}《尚论篇·阳明经上篇》云:“若误攻之, 则热邪愈陷, 津液愈伤, 而汗与小便利愈不可得矣。”^{[2]124}这些均论述了伤寒传经、热邪偏盛而热灼津液时当以顾护津液为主。

1.2 自身学术积累

喻嘉言为中医大家, 理论功底非常深厚, 其在对《黄帝内经》等经典论著的研究中, 对“阴阳”有非常深入的见解。他认为阴分亦为人身重要部分, 阴为阳之载体, 为阳气化生的内在动力。《黄帝内经》虽重视阳气然并非不重视阴分, 且从“阴平阳秘”而言, 阴分在阴阳关系中阳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其所言:“盖阴得其平, 而无过不及, 然后阳得其秘而不走泄也。此可见阳之秘密, 乃圣神交会所首重。然欲阳之秘密, 即不得不于其权于阴。正以阳根于阴, 培阴所以培阳之基也。”^{[3]134}故阴分亦为其临证中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1.3 对伤寒临证研究的思辨

喻嘉言之前的历代伤寒研究多重视阳气, 强调寒邪对人身阳气的克伐, 对阴分以及阴液重要性的认识相对欠缺, 从而造成滥用温阳药的时弊。温阳用之太过, 易于耗损人身浅深层次不等的阴分。且伤寒中以传经热邪多见, 本身亦会耗伤阴津。《尚论·少阴病篇》云:“传经热邪, 先伤经中之阴, 甚者邪未除而阴已竭。”^{[2]169}若于阴亏之时, 不辨病情, 仍守伤寒当扶阳逐寒之论, 不但于病者无益, 反而有伤人性命之误。

2 喻嘉言对阴分的认识

喻嘉言在其著作中关于伤寒救阴之思想有较多论述, 然散在多处, 所用文字表达也有很多不同。如“津液”“精”“水”“血”“阴分”“血肉”等, 在学习过程中混杂难辨, 笔者在梳理中将其统为“阴分”, 认为阴分主要包含津液、精血、血肉形质三个层次。现

*基金项目: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2021MS133)-宋兴教授运用风药及芳香药物治疗湿邪所致疑难杂病经验研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CCYB2021001)-宋兴教授运用宣畅气机法治疗湿邪所致疑难杂病经验研究

作者简介: 江昀峰(1998-), 男, 湖南株洲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从事历代名医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

△通讯作者: 金 钊(1978-), 男, 成都人,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历代名医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 Tel: 13281471468, E-mail: dr.jinzhao@qq.com。

对“阴分”分析如下。

2.1 津液为人身润泽之要

津液是“阴分”较为基础的一个认识,相较精血与血肉形质,津液均为阴分之轻浅层次,如肺津、胃液。津液可由深层次之精血与阳气合化生成。阳邪克伐,津液首当其冲。津伤程度有症可凭,其伤亦有法可治。津液不足之人,如伤寒传经,在感寒受病之初,正邪斗争剧烈或寒邪郁而化热,往往表现为病证化热伤阴,如白虎汤证及类证。《寓意草·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言:“凡伤寒病,初起发热,煎熬津液,鼻干,口渴,便秘。^{[3]28}鼻干、口渴、便秘等均为津液受灼、机体失于滋养而致。然此诸症,又较下文之“精血”“血肉形质”受损为轻。此时受伤之阴多为层次较浅之津液,虽易亏而又相对易复。治疗或勿更戕伐其阴,多取发汗轻剂,如桂枝二越婢一汤以祛逐表邪;或从祛邪以扶正,辨证选取清热峻剂,速逐热邪以存阴;或从生津而论,着眼于麦冬、生地、梨汁及蔗浆等甘寒之品养阴生津。

2.2 精血奉一身形质

精血实为阴分的深层次体现,历代医家多以精血为阴分实质,联系于脏腑即如肝血肾精。喻嘉言于《医门法律·先哲格言》言:“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亏则形坏,故肢体为之废弛,非水虚乎?^{[1]67}”对于发热性疾病而言,热邪灼伤阴分,后期往往表现为精血受伤。如温病后期热邪迁延流连,耗伤下焦肝血肾精,一身脏腑及血肉形质俱失所养,口燥咽干、手足心热、心动心痛、癰疽少气、干枯焦躁等阴亏之证接踵而来。伤寒亦有后期热化问题,如少阴热化之黄连阿胶汤证、厥阴热化之白头翁汤证,可见或心烦不得眠、或下利便脓血等症,甚则前期如阳明三急下证之“目睛不了了等”,俱为精血受伤之验。

2.3 血肉形质为一身阳气之宅

于人身而论,血肉筋骨为阴,神魂思虑为阳。阴分的最深及最基础层次,即一身血肉形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4]38},阴成形之后,即为有形之物质,可承载、化生一身之阳气,为机体运动的物质基础,故血肉形质之阴分实为阳气之宅,可承载、容纳阳气。血肉形质易耗而难收难补。喻嘉言于《医门法律·申治伤寒病令人亡血之律》中云:“而但阴脉迟涩,亦为亡血,以阴血更易亏难复耳。^{[1]40}”在治疗中提示医者伤寒当时时顾护阴分,阴分一伤阳气之宅即毁,阳气亦无奉养之基石。人以阳气为生气之本,故其证亦当垂危。阴阳二者实皆不可伤,皆当时时顾护,切不可顾此失彼,或见偏不见全。《伤寒论》第298条云:“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喻嘉言自注云:“若其人复加躁扰,则阴亦垂绝,即欲回阳,而基址已坏,不能回

也。^{[2]176}”此处即明确表达阴为阳之基石,若阴分受扰则阳无依存之宅,即使阳虚当治亦必已无可回阳之机。

3 喻氏伤寒救阴诸法分析

喻嘉言基于其对阴分的理解,在临证中针对阴分损伤的不同层次与程度,提出了不同的治法。其中有直接清热救阴者,也有根据治疗手段、阴分本身病变、阴阳关系等多角度立法而救阴者,具体治法包括以下内容。

3.1 邪热炽盛,速逐热邪以存阴

发热是伤寒病中主要证候之一。发热一症煎熬津液,必然克伐阴分。若因病家体质或误治等因素,寒邪化热,外见热势持续或高热者当速逐热邪,清热存阴,以免津液立亡之危。如其言:“(白虎加人参汤)其人口燥渴,心烦,是里热已大炽,更不可姑待,而当急为清解,恐迟则热深津竭。^{[2]109}”并认为病者邪火内炽则当即刻清解,逐邪以存正,清热以存阴。若迟迟不定则邪热深、津液竭,人亦无回转之机。《寓意草·治李思萱乃室膈气危病治验》中亦有一验案^{[3]69}:叶氏妇有孕,伤寒将发而误食鸡面鸡子,致“大热喘胀”。喻嘉言曰:“乘病正传阳明胃经,日间与彼双表去邪,夜间即以酒大黄、元明粉,连下三次”,病者“大便凡十六行”,而“胎仍不动”,且“次早即轻安,薄粥将养,数日痊愈”。其自注云:“此盖乘其一曰骤病,元气大旺,尽驱宿物以免缠绵也”,此明示伤寒邪传,热势炽盛,当速逐其邪,以免病邪流连,津液耗伤。

3.2 攻伐之术,审慎行之以存阴

伤寒为病,邪从外入,自当祛邪外出,常用汗吐下三法。然三法俱为攻伐之术,以机体为作用对象,因此临证运用时亦俱当关注机体状态,以存津液护正气为前提。喻嘉言对于攻伐之法的运用,一则提出勿误用汗吐下法,二则提出临证运用时当“相人津液”。

3.2.1 勿误用汗吐下法 误用汗吐下法一方面是用之太过,另一方面是当用而不及。汗法中,津液为汗之源,阳气为汗成之要,过用汗法易致津液受伤,成虚火内炽、阳虚神乱等变症,甚则有阴阳亡失之变。如喻嘉言云:“发汗强解,外虽解而津液尽竭,反足伤动经脉。^{[2]89}”吐法中,水谷、涕、泪、涎等或为津液化生之源,或为津液之外化。过用吐法阴液尽出而无存,胃中空虚,失阴液柔润之功,且阳无阴之内守,躁扰不宁,亦生诸多变症。如其言:“盖人身经脉,赖津液以滋养,吐下而津液一伤,更发其汗,津液再伤,坐令经脉失养”^{[2]89},若攻伐恰当,邪去而正安,且未过损正气则一身和平,正如其云:“汗下恰当,津液不伤,为措于不倾,藏于不竭之良图。^{[2]60}”

3.2.2 运用汗吐下法当“相人津液” 喻嘉言提出汗吐下前需考虑津液(精血)是否充足,攻伐之

术行于机体是否可耐受。若津液有亏则慎行攻伐。如其云：“要知仲景云，尺脉微者，不可发汗。又云，尺微者，不可下。无非相人津液之奥旨……亟宜发汗者，亦必当谛其尺脉。”^{[2]70}”平素津液不足之人，脏腑机窍本就未能为津液充养，若因外邪需行攻伐之术时，不细揣内中津液余地盲目使用，必更损津液并伤及脏腑。即使在津亏之时因病情兼夹，需用汗吐下以祛邪，亦必先扶正。如喻嘉言云：“元气素薄，尺中脉迟。必先建中而后发汗也”^{[2]70}，意即正气与津液足则发汗无虞。此即“攻伐之术，审慎行之以存阴”。实际临证中，方药的选择与运用皆当审慎。如喻嘉言认为张仲景运用桂枝二越婢一汤的意义就在于：津液不足，纵有外感表邪亦不可大发其汗，故以越婢轻剂代替桂枝汤，取柔中汗法之意，防过汗更损津液。再如葛根一药的用法，他认为：“阳明主肌肉，用葛根大开其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恐胃愈燥而阴立亡，故不用也，所以存津液耳”，因此提出“因与治伤寒，滥用葛根，劫人津液者，并举示戒焉”^{[2]145}。至于揣摩津液盈亏之法则当四诊合参，如舌之胖瘦、苔之润燥、脉之盈虚数迟、二便通调与否等。

3.3 痰饮内停，化痰涤饮以存阴

喻嘉言认为津液奉养机窍，为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不可亏耗，不可转结。而寒性凝滞，在表可郁于肌肤为发热，在里可滞气凝津而成痰成饮。痰饮是人体原本“清华”之精微津液尽数化为污糟无用之“败浊”的表现，其形成不仅标志着正水（津液）无以行其敷布之功，又有邪水（痰饮水湿）泛滥流乱机窍而为病，轻者如腹痛、呕逆、四肢沉重疼痛、下利、小便不利等症，甚则迁延日久可见形销骨立、机窍失养等大虚之候。针对津液内结，喻嘉言认为当“开其结”。一方面恢复脾胃气化之权，扶正以涤饮。如其云：“伏饮转结，胃气不足以开之。”^{[2]75}”其次，通过攻逐饮邪以“开其结”，即祛邪以涤饮。如针对小青龙汤证中外寒束里饮结，当“倍加半夏、五味，以涤饮而收阴”^{[2]108}，明言涤饮则邪水可散，津液可生，自可复其润燥之功。

3.4 阴阳两伤，存阳勿伤阴

喻嘉言认为阴分为阳气之宅，津液承载阳气，精血化生阳气，血肉形质为一身阳气之本。因此，伤寒病的诊疗虽以阳气为重，但亦当关注阴分，万万不可偏执，只见阳虚不见载阳之阴，只见寒邪凝滞不见血肉之伤。

其一，回阳时当相看其人血肉形质如何。伤寒

证中，若暴感寒邪而阳气衰微，虽当治其阳虚，然必审其人阴分盈虚，若不顾阴分，径自施以姜桂附等猛剂，纵寒邪可除，亦必致其人阴分受灼。如伤其津液，症见口燥咽干、虚烦不得眠等症。如伤其精血，见虚热不休、身蜷无力、倦怠懒言、颧红如妆等症。如伤其血肉形质成痈成疽，甚至阴气亡失、阳孤而无偶，阳无形载，终成阴阳两伤之局。如《寓意草·辨黄长人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言：“伤寒纵有阳虚当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阴分可受阳药者，方可回阳。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一团邪火内燔者，则阴已先尽，何阳可回耶？”^{[3]28}”

其二，回阳之后当顾护阴分。伤寒多见传经热邪，在发热过程中本身便对阴分有所克伐。若疾病传变中又有阳气耗伤，以阳虚为主要矛盾时，因回阳而再伤一重阴分，则回阳救急之后须注重顾护阴分。在辨证前提下，或养阴生津，或平补阴阳，切不可不顾阴分，甚至再用阳药劫夺阴液，任其消耗无度。如其言：“盖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阳既安堵，即宜休养其阴，何得喜功生事，徒令病去药存，转生他患，漫无宁宇也？”^{[1]84}”

其三，阳虚为主夹杂阴损之际，可考虑以灸法等存阳而勿伤阴。伤寒病至三阴，阴证而阳虚至极，孤阴无守；或过用姜桂附，或其人阴分素亏致阴亦不足，证见阴阳两伤。虽两难之局，但是以阳虚为主夹杂阴损，非温病后期一派真阴欲竭等证。如《伤寒论》第325条云：“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喻嘉言认为：“下利而脉见阳微阴涩，为真阴真阳两伤之候”^{[2]174}，此时证是阳虚，“本当用温，然阴弱复不宜于温”，故用灸法。“于顶之上百会穴中灸之，以温其上，而升其阳，庶阳不至于下先以逼迫其阴，然后阴得安静而不扰，而下利自止耳”^{[2]174}。喻嘉言认为与其内服姜桂附等回阳救逆之品，其性多燥烈伤阴，易使本就不足之阴分更加受伤，不如外用灸法以回阳，存阳而勿伤阴，借阳回以护阴。

参考文献：

- [1] 喻昌.医门法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4.
- [2] 喻昌.尚论篇[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24.
- [3] 喻昌.寓意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69.
- [4] 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38.

收稿日期:2021-10-07

(责任编辑:郑齐)